

# 石峁，正拂去厚厚的黄土

□ 孙周勇 邵晶

## 岁月长，且慢行

□ 谢云凤

### 探访



外城东门址鸟瞰

石峁遗址拥有4000年前古代中国兼容并蓄、交流融合的文化特质，让我们一同打开这扇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古老窗口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从考古工作者初涉石峁遗址到它的文化意义初步被解读，经过了整整一个甲子。这座消失了的古国都邑在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正逐渐拂去厚厚的黄土。

### 幽幽王城

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称为“石峁山遗址”的石峁遗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记录和关注；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对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特别是玉器的征集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和学界的浓厚兴趣；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开展了石峁遗址的首次考古试掘工作，对探讨石峁遗址的内涵和性质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至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组织市、县文博单位，开展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测绘。人们意识到此处规模超乎寻常的遗址，结构复杂、形制清晰，年代可能早至4000多年前。至此，石峁遗址科学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2012年至2013年外城东门址、2014年内城韩家圪旦贵族墓地、2015年城外樊庄子“哨所”、2016年至2017年皇城台门址和东护墙、2018年皇城台“宫殿”基址，一系列发掘和研究工作有序开展，石峁遗址的面纱正在被轻轻揭开。虽然距离面纱背后的神秘还有一段距离，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足以感觉石峁曾经的辉煌。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石峁城址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保存基本完好且大致可以闭合的三重石砌城垣构成，城外还有可相互通视的哨所类建筑。其中皇城台为一座底大顶小、四面包砌层阶状石墙的台



皇城台夜景



皇城台出土陶鹰

城，高大巍峨，固若金汤，顶部面积8万余平方米，系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分布区；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范围达210万平方米；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内、外城以石城垣为周界，绵延长达10公里，宽度2.5米左右，气势恢宏，构筑精良；皇城台、内城、外城依势布列，象天法地；宫殿、居址、墓葬、城墙、城防设施等龙山遗迹星罗棋布。

皇城台基本可以确定为整个石峁城的“核心区域”，除自身相对独立，被内、外两重城垣严密拱卫外，新近发现的大量遗物和特殊遗迹也是皇城台居民等级地位的充分体现。与内、外城其他居址出土文物相比，皇城台日用陶器、骨器和玉器的数量、质量明显要高得多；铜制品及铸铜石范、数以万计的骨器和制作骨器的相关遗物暗示出皇城台上可能存在铜器和骨器制作作坊；制作精良、栩栩如生的十余件陶鹰、一百余片被集中埋置的卜骨、镶嵌在石墙上至今仍眺望远方的石雕眼睛，这些遗物仿佛赋予了皇城台强大的精神甚至宗教信仰内涵；大型夯土台基、大量建筑用瓦及排水管道、厚实如磨的柱础石无不诉说着皇城台顶高等级建筑当年的风采。凡此种种，只为表达皇城台居民在石峁城内的最高等级地位。

外城东门址是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包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设施，出土了大量玉铲、玉钺、玉璜、玉璋、陶器、壁画、红木和石雕等重要遗物。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好的城门遗迹，即使在4000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肃穆。处于内瓮城墙体上的彩绘几何纹壁画，颜色鲜艳，图

案精美。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外城东门址不仅坚固雄厚，而且华丽威严，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 藏玉于石

石峁遗址以玉闻名，数量众多的象征早期王权的牙璋尤为引人瞩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石峁的强大“统治”能力。“藏玉于石”是石峁所见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些玉器在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或植埋墙根，与大量被埋藏于墙体下的少女头颅和镶嵌于城墙表面的石雕人面寓意相同，或许表达了石峁统治者寄予皇城台、城墙、城门等重要设施以精神驱鬼、安稳永固的强烈期望。

关于石峁遗址性质的认定，从其横空出世之日起就引起了历史学界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先秦史学者沈长云率先发声，从古代文献及历史地理角度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的居邑。此说一出，学界震惊。陈民镇立即撰文回应，指出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的做法是危险的，并从世系年代、区域位置、筑城传统等方面提出石峁古城与黄帝部族存在文化特征的不相称性。另外，关于石峁遗址性质还有上古西夏都邑、舜帝都邑、大禹先祖都邑等多种说法。限于学科自身“见物不见人”式的“短板”，在历史学界关于石峁遗址族属热烈讨论时，考古学家略显“捉襟见肘”，很难做出迅速反应，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考古出土的实物证据才是石峁遗址族属问题的“铁证”，在找寻实物证据的每一天，我们将期待变得更加炽热，同时努力用好自己的手铲和大脑。

褪去白日的喧嚣，夏夜里的石峁万籁俱寂，透着丝丝凉意。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经第八年了，诸多实物材料表明：石峁遗址是4000多年前中国北方早期国家的都城遗址，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石城遗址群描述出中国北方最早的国家形态。石峁遗址是中华文明在黄土高原上的重要根脉。

石峁遗址发现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多个创举，比如世界上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拨奏体鸣乐器——口簧；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建筑用瓦、鹰形陶俑、青铜制品等；中国最早、系统完备的城市规划、城防设施和城建技术等。与此同时，石峁遗址的石砌建筑高大巍峨、雄伟壮观，具有良好的展示性，石峁遗址出土的各类遗物数以万计，保存完好，具有极强的研究性和科普性。石峁遗址是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地。

石峁遗址的石城传统、青铜制品、石雕人像等重要发现是东西向“桥梁”中国古代文明和欧亚古代文明的历史遗留，象牙、水晶、海贝等是南北向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石峁遗址体现了4000年前古代中国兼容并蓄、交流融合的文化特质，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新窗口、新平台。

风风火火地舞蹈。一时之间，烟尘四起，鼓声阵阵，该是何等的壮观啊。如果将这种舞蹈搬到太礼堂，搬到演播厅，没有大窑洞的映衬，那味道就淡了许多。

精致、丰盛得如我碗里的景色，当是江南的山水园林了。这些年，有幸游玩过一些江南园林，如绍兴的沈园，宁波的天一阁，还有仿江南园林而建的北京颐和园等。它们无论是叠石为山，还是纵水为海，每一条纹路，每一抹波痕，都透着精致。转折或是留白处，也不肯随意，总有丰盛得令人惊喜的细节。而一花一草、一檐一角，都布局得法，裁剪有道。更兼那百转千回的凄婉爱情、动人心魄的美丽传说，让人不忍卒离。

其实，万里江山就是人间百味，各具意象。好比我们碗里的面，可以浓烈，可以清淡，可以丰盛，可以简约，满足不同的需求。而满足了各自的需求，满足了各自的审美，每一粒粟，每一寸土，都是我们美美的味道。

“

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给心灵卸去负荷，让自己慢下来

这些年，闲暇时间去了很多景点，最令我难忘的是云南大理洱海边，一个叫做挖色镇的地方。挖色镇位于洱海东侧，高低错落的楼房镶嵌在起伏的山峦之中，隔着一条柏油马路，对面即是碧波万顷的蓝色洱海，海天相接，如梦似幻。

挖色镇四季温暖，气候宜人。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淡季，游客寥寥，小镇宁静祥和，岁月静好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在洱海边赏景拍照，不时惊呼感叹，因为从未见过如此撼人心魄的蓝色仙境。在我们游玩的时候，穿着民族服装的当地人，三三两两成群结伴，步履从容地在洱海边散步。他们说着当地语言，我们听不懂，但从他们缓慢的语调和悠闲的脚步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心是快乐且惬意的。

黄昏时分，海边灯火荧荧，晚风徐徐吹来，忙完了一天家事的老人们也出来散步了。他们的脚步更加缓慢，体态略有蹒跚，却丝毫不会冲淡他们的喜悦之情。

我们游玩了一天，筋疲力尽，脚步不由自主放慢了，与老人们一起悠闲踱步。走得慢了，心也静了，老人们谈笑风生，语调悠扬，我们素不相识，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却也能感到一种平静的幸福。烟火尘世，家长里短，这是最朴实的温暖。

“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在洱海边，我体会到了苏轼笔下的这种独特感受。平日在都市，节奏快，压力大，无暇享受生活，就会觉得光阴似箭，疾驰而逝。而来到边陲之地，时光仿佛停滞

下来，一天过得慢悠悠，可以去很多地方，看很多美景，恍惚之间有点不可置信，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呢？其实，岁月从来不曾加快步伐，而是我们活得太着急，总是怕落于人后，才会心急如焚向前进，忙碌之中就遗失了缓慢的乐趣。

岁月长，慢徜徉。这就是我喜欢旅游的原因，舟车劳顿去远方，不是为了看遍千山万水，而是想换个地方，逃离都市喧嚣，去住一个节奏缓慢的小地方，放缓脚步，寻回初心，过几日修身养性的恬淡日子，拯救迷失在纷繁现实中的自我。

这是个人人为目标趋之若鹜的快时代，浮躁的风到处弥漫，我们靠喝心灵鸡汤治愈疲惫的身心，一遍遍追念木心笔下“从前的日色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慢生活，现实中却被种种束缚奴役，无法过心向往之的生活。

蒋勋曾说：“我们已经忘了，缓慢也是一种速度，迂回、婉转也是一种抵达方式。许多先进的工业国家，已经不只是在思考快的问题，也同时在思考缓慢的意义。从高速度的快感追求慢下来，体会缓和的悠闲，速度有了人文的质量。”同理，欲速则不达，灵魂赶不上脚步，有时候缓慢才是获得幸福和成功的最佳速度。

岁月长，且慢行。其实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给心灵卸去负荷，让自己慢下来，心不为形役，体会岁月的悠长，轻歌曼舞，风花雪月，采撷一路芬芳。

### 草木声息

## 巴楚留香瓜传奇

□ 乔文汇 徐静

“

每年夏秋，便是天山论剑的日子。不过，新疆水果江湖门派林立，甜蜜派、清香派、脆爽派各不相让，没有哪派能一统江湖

近来，新疆水果江湖上，巴楚留香瓜名声大噪。不仅令本土高手刮目相看，而且扬威沪上，身价翻倍，在华夏乃至世界高手云集的海派舞台上崭露头角。

众所周知，新疆水果江湖门派林立，甜蜜派、清香派、脆爽派各不相让。每年夏秋，便是天山论剑的日子，形形色色的水果大侠纷纷登场，煞是热闹，先是小白杏使出“一招鲜”，接着哈密瓜刮出“脆爽旋风”，然后吐鲁番葡萄祭出“无核宝典”，库尔勒香梨展示“多汁绝技”，最后，阿克苏苹果亮出“冰糖心神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怀绝技、难分高下，没有哪派能一统江湖。

在纷纷扰扰的水果江湖，巴楚留香瓜出自民间、神隐乡间，不属于是否名见经传，自觉逍遥最好。然而，瓜在江湖，终究要有所担当。最近两年，家乡脱贫攻坚任务繁重，乃接过重任。实际上，巴楚留香瓜虽无意争锋，但其内功相当了得：追崇绿色，道法自然，从未用过所谓的“快速提升功力”的“神药”“仙丹”。若经高人点拨，再借助互联网之势，这位“绿林英雄”必大有作为。

于是，巴楚县、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上海市对口援疆前方指挥部、喀什维吉达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合力出招，欲将巴楚留香瓜培养成一流高手，书写水果江湖之留香瓜传奇。

第一招：取译名。巴楚留香瓜实乃库克拜热甜瓜之译名。此瓜清香浓郁、脆甜可口，但本名实在不易记，瓜过难留名。有智者献计：瓜在江湖走，必须要有一个让人过目不忘、内涵丰富的译名，“留香瓜”通俗易记、名如其瓜，若以其为名，此瓜必红。

第二招：攒名气。有了译名后，“一藤两瓜”认养活动火速出炉，活动覆盖500多农户，让瓜农平均增收3000元，品牌迅速叫响。从此，在新疆水果江湖

多了一名身怀绝技的高手，巴楚留香瓜以塔里木盆地西北缘为根据地，弟子如云、门派日盛。

第三招：定标准。过去，巴楚留香瓜没有具体标准，有大有小、有胖有瘦，甜度、口感也不尽相同，可谓武功有高有低，素质良莠不齐。自从立了门派，便定下标准，不达标者将被清理门户。比如，含糖量须在13%至15%之间，达不到这一标准便不能称属于巴楚留香瓜。

江湖有道，各有高招。以上三招，只是巴楚留香瓜的基本招法。此外，还有诸如延长种植期、错峰上市、身披“目标价格保险‘金钟罩’”等高招，均效果非凡，令其功力大增。通过电商平台，巴楚留香瓜不仅立足新疆水果江湖，而且走出天山，声名远扬。

一度藏身大漠的巴楚留香瓜，闯出了名堂。但是，与多数武林门派一样，也要面对“名门正派之恼”。最近，以留香瓜“分舵主”行走水果江湖者有之，擅自佩戴“通关标签”者有之，甚至还有江湖邪派兜售所谓“武功秘籍”，不一而足。其实，若被人偷学武功也就罢了，就怕没有真正顿悟“留香瓜真经”，走入魔，误人害己。

是非事，事不小。如何因应？巴楚留香瓜决定，进一步统一标识；发挥示范基地作用，引导弟子争一流、当高手；下半年还将通过成立“蜜瓜协会”，联合正统门派，共同清理门户。同时，对门徒成长、练功、出师等阶段，皆定下规矩，确保功夫到家，走规模化培养之路。

巴楚留香瓜，策马闯天涯。从“土瓜”到“金瓜”，从默默无闻到名动天下，回望来路，这正是：清风笑，常寂寥，水果江湖多纷扰；武艺高，匠心造，互联网络任逍遥；名鹊起，不自傲，瓜走江湖须正道，英雄正年少……

### 世说

## 粟土的味道

□ 揭方晓

晚上，不愿意做饭，全家人一合计，决定煮面条。可是，我们一家三口，各自的口味、需求完全不一样，又都不愿意将就对方，所以各煮各的，互不干涉。

儿子青春年少，仿佛一夜之间，爱美起来了，一天照镜子十遍八遍。怕脸上长“小豆豆”，煮面条只放盐，若有青菜，再搁上几根，仅此而已，清汤寡水，再简单不过了。妻子在吃方面一向不讲究，有什么吃什么，从不会挖空心思烹煎煮炒，以满足口腹之欲。她煮面条，只有辣椒是不可缺少的，有时干脆就用清水将面条煮熟，捞出后佐于辣椒、酱油及米醋，一通搅拌，照样吃得口舌生香。

我呢，面条里怎么也得搁几个香菇、几片火腿肠，再打一两个鸡蛋。如果碰巧有肉，切上几块，用水淀粉勾芡下到面里；如果运气好有鱼，搁上半个鱼头或是一条鱼尾巴；如果惊讶地发现还有紫菜，毫不犹豫扯一两片放上……而真正的“主角”面条，稍稍放上二三十根

即可。哟，一碗鲜香四溢的面条就这样出锅了。家乡有句俗语，叫“公子做派乞丐命”，形容那些境遇惨淡而又穷讲究的人，我估摸着这就是在说我了。

一些朋友游历甚丰，从北国到南疆，从西域到东海，都转过一两圈了。游兴之余，常将旅途美景贴在博客里，发在朋友圈中，与他人分享。在我看来，这大量的文图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莫过于徽派建筑了。瞧，它们一色白墙黛瓦，活脱脱一幅水墨山水画，清清淡淡，简简单单，味道当与儿子碗里的面条差不多吧。如若在枫叶红透的季节，约三两知己，身临这样的风景里，看炊烟袅袅、暮气升腾，听狗吠隐隐、马蹄清扬，定是人生快事。

厚重、粗犷得如妻子碗里面条的景色，当是西北的大窑洞了。有人问我，最喜欢怎样的舞蹈，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安塞腰鼓。试想一下，在层层叠叠的大窑洞前，成百上千西北汉子，身穿大红袄，头系白毛巾，腰挎小腰鼓，